

# 凤凰游思

刘永德

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的《边城》开始的，在他的笔端有一处童话般醉人的湘西风景，多年来，一直萌动着要去湘西的渴望。几年前，与几位同行到张家界一游，因恰逢大雨，与凤凰擦肩而过，遗憾了很久。今年初秋，凤凰终于成行，在西去的路上，心情格外激动而急切。

车子经过一夜的颠簸，终于在黎明时分到达湘西，在同伴不约而同的惊叫声中，魂牵梦绕的凤凰终于映入眼帘。山环水抱中，突兀呈现一座安闲的古城；一江碧水蜿蜒而去，两岸青山相对而立，临江的山体上，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排列着一片吊脚楼，飞檐翘角，细脚伶仃地站在江边，仿佛一幅静墨水彩，透出一种古朴与清幽，显示出一种另类 and 唯美。只那么一瞥，便被这古色古香、静墨端庄的小城震住。

匆匆下了车，在导游的引领下，穿过深窄细长的青石板街巷，来到那湾《边城》里所描写的一篙不能落底，游鱼来去可以计数的沱江。江不宽，深邃敞阔；水不深，清澈见底，犹如黄水玉的水墨画，透着江南水乡的灵秀和丽江溪流的灵动，有一种玲珑剔透的美。

蹲在江边，掬水洗一把脸，便觉凉爽入身；坐在岸边，把脚丫浸水中，摩挲着光滑的鹅卵石，霎时初秋的燥热全无。不远处有几位苗家女子在河边洗衣，散落的头发乌黑光亮，娇小的身影楚楚动人，扎缚扣花的衣裙在水中映着光彩，甜甜的笑声在河谷中久久回荡，一如叫人丢魂的翠翠。一艘艘乌篷船顺江而下，伴随着一江悠扬的山歌，欣赏绵延的青山和瘦密的竹楼，心中快意异常。侧身船舷将手伸入水中，抚着油油的水草，自然地吟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不由挥挥衣袖，平生出一种真挚的爱恋和不舍的诗情。

船在中游靠岸，我们登岸去拜谒沈从文墓地。墓地位于临江的山坡上，若不是那雕刻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沈老手记，真不容易发现。我对着墓地，躬身施礼；抚摸笔迹，沉思良久。这就是只有小学文化却写出传世之作的沈从文，这就是作品被译成40多个国家的文字并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沈从文，这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次于鲁迅的大文豪，他的成就辉煌世界，而归宿却如此简朴！此刻我对那句“一个士兵要不死战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的碑文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许这正是人们千里迢迢游历凤凰的关键所在，因为沈老为文的风格和做人的品性，与湘西的山水一样朴素美丽，人们因沈从文而知道了凤凰，又因凤凰而更加了解了沈从文，他的人文精神与凤凰自然风景已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导游说，凤凰最美的景色在晚上，为欣赏夜景，整个下午我们一直在江边游荡、休憩，消磨时光。终于待到黄昏，夜色中的凤凰从湘西的山水画中游离出来，涌动着休闲而幸福的时光。吊脚楼灯笼高挂，虹桥霓虹交织，夺翠楼光彩照人，望江亭展翅欲飞，古城墙彩蛇舞动，在江水映照下，整个小城闪烁着迷离暧昧的灯影，散发着璀璨迷人的光芒，美得让人窒息。咋舌。

沿着沱江漫步，青石板街人潮涌动，临街的店铺飘荡着姜糖的甜甜、血把鸭的糯鲜和腊肉的清香，装饰考究的酒吧音乐动感欢快，舞步时尚新潮……整个沱江一改白日的静谧，变得喧嚣异常。临江的吊脚楼上，此刻才真正体会到南情北景（南有凤凰的情趣北有张家界的景色）的含义，不知在这美丽的沱江岸边、迷离的灯光下，延续着多少《边城》一样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

夜半时分，我们离别凤凰，回望夜色中美轮美奂的小城，感觉意犹未尽，难以割舍，犹如惜别心仪的伊人。

凤凰，祈愿有机会与你再次相聚！

## 采桑子·三友赞（外一首）

都焯

岁寒枝叶葱青翠，松绿晴空，清平乐·朱集美人指  
竹守初衣，梅绽山巅别样红。秋熟哪理？甲乙真难取。梨枣相安互敬和谐道，国也昌隆，报章没话话，独让美人指举。家亦甜浓，三友高格醒世钟。漫天粮果飘香，三友锦绣文章，莫问为何醉倒，喜听父老吉祥。

## 国庆有感

裴国华

神州大地呈新貌，华夏江山改旧颜。经济腾飞兴伟业，城乡活跃谱诗篇。民康国泰和谐景，水笑山欢锦绣天。

## “十人书画联展”观感

庞黎明

三川多雅士，十杰谓高人。报国孜孜忙，挥毫夜夜新。

## 赞彭雪枫

王雪涛

抗日英雄彭雪枫，纵横驰骋立战功。将士百战鑫甲射，白马休整振雄风。血沃中华驱倭寇，世世代代人称颂。将军英雄今犹在，华夏大地留英名。

心意”。罗先生的散文除了以上两个特色之外，我认为留给读者另一个强烈印象是：不管他写其人生体验还是对历史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思考与感悟，都闪烁着强烈的思辨色彩和智慧的光芒。

在《钓鱼》中他这样写道：“那些鱼儿却似乎与我较劲儿，有几条围着抛鱼饵的地方转来转去，溅起一阵降水波，可总也不见咬钩，直逼得我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失望之余，我突然异想，到底是我在钓鱼，还是鱼在钓我？”在《新年心绪》中他这样写道：“日日复日日，自然，日子也终会旧下来，褶皱会再上颌面，蒙尘会再履心字，心情也会再累倦起来……”我们走进这些洁白而坚硬的钟乳石的岩洞，谁能拒绝不被进行一次灵魂的洗礼，进入一个圣洁而澄明的境界？

当然，《城隅偶拾》也并非篇章似锦虹彩，字字珠玑润洵，个别篇目简约中失粗疏，舒缓中见滞涩，甚至有的段落“故事”或语句重复。也许因积蓄时间久远，流转的季节色彩已不那么醒目？但是那一篇篇情趣盎然的对童年、青春、父母、亲友的叩访与守望，对家世和世风人心真、善、美的期许与召唤，我相信会在读者心灵里留下生命成长的能量。

无论有多少迂回和磨难，有多少思付和叹息，有多少荒芜和夭折，爱总是有季节的。它可以是寒冽的冬、温馨的春，也可以是酷热的夏、丰硕的秋。但爱总会开放，千姿百态，万种风情，开在一切尘埃之上。因为不仅爱情，还有亲情、友情、家国之情，都是无敌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隅偶拾》虽然只是一朵含露绽放的花蕾，也是无敌的。

# 爱是无敌的

——读罗培育散文集《城隅偶拾》

梁粟

都那么神圣，都那么富有情趣和魅力，它对于久居都市者来说，不啻是一种对自然的亲近，对枯燥心境的一次濯青。”

“这样的夜雨，你临窗而坐，看雨在玻璃上生动地流淌，听雨在窗台上屋顶上优美地叩打，会有一种置身禅宗净土的感觉，你忍不住用一丝半点的恶意玷污这大自然的恩赐，也不忍有一时片刻的惰性辜负这夜雨营造的怡静氛围……”这些如同冬天的井水一样纯净温暖的文字，不是可以使人家的家园渐渐向诗意的栖息极限延伸吗？

“散文也有逼入处。”这是罗培育先生对散文的认识。用他的话说，一是强作不得，需要真感觉，“情之所至”，“性之所兴”。二是要有真工夫，“可长可短”、“可聚可散”、“笔随



## 在秋天，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组诗)

徐桂荣

也就有了路  
在平原，此时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九月，通向秋天  
通向花花绿绿的玉米地  
红薯地，花生地，棉花地  
大豆地，芝麻地，辣椒地

并在每个地角拐一拐  
通向绿树掩映中  
袅袅升起的炊烟

柿子熟了  
这么多小灯笼  
被秋风一一点亮  
这么多，在季节的枝头  
一路不停地闪耀，闪烁  
用内心甜蜜而坚定的火焰  
退却步步紧逼的潮湿，寒凉  
让九月的这个黄昏  
是香的，软的，暖的  
泛着毛茸茸的光

如若将长发散开，我也是一株秋草  
不知不觉，已步入人生的秋季  
萧萧落叶落花之上  
天光高远，秋水绵长

将长发散开，交由秋风  
一株秋草，便回归了原形  
只是汁液不再鲜嫩，叶脉里  
沉淀有斑斑旧疾与暗伤

将长发散开，我就是草族的兄妹  
卑微，安静，而顺从  
任体内的老绵羊，一只只醒来  
啃食掉最后一抹青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炊烟  
在平原，最常见的就是路  
路扯着路，路缠着路  
即使是没有路的地方  
随便走一走，踩一踩

在秋天，棉花端坐在枝上  
一朵一朵  
找到了自己的白与温度

一只棉铃虫在叶子上优雅地漫步  
它刚刚在一只大棉铃上  
凿了个小洞，安了家

大雁们，又找到了回家的方向  
与道路  
领着儿女，正在回家  
蚂蚱蹦着蹦着，就蹦到秋后去了

蝈蝈理弦，青蛙鼓瑟  
秋风一阵紧一阵缓，一阵凉一阵热  
是这世上最大的一架管风琴

而牧羊犬，一边摇着尾巴  
一边赶着羊群和落日，“汪汪汪”神气地叫着  
越来越像个主人了

秋天多么好啊！秋天  
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爱是无敌的。它是盛开在季节枝头的一朵不断自新独无凋散的花朵。

而季节是一种成长的能量。春天是藏蕤的绿，夏天是炽烈的红，秋天是亮锃的白，冬天是寒凝的黑。连同大地组成了木火土金水。

这个世界，从远古到现在，正是在这五行的运转和变化中，才有了生命得以延续的物质保证。它神奇而又难以逆忤其规则。

然而，在天、地、人和“道”之外，还有时代和它留给岁月沉重的记忆。万物的发生、成长、消亡各有其道，于是便有了连接的音符、律动和节拍，有了描述和再现，悲悯和感伤，有了爱的故事和天籁般的歌声。

春天像一只衰老的蝴蝶，早已在繁茂的雨云中隐去斑斓的色彩。夏天，好像是一匹出发在路上扬鬃奋蹄驰来的枣红马，让你渐渐感受到它的热情。这是个被麦子点了红唇、西瓜甜了嘴巴的时节，当麦子把饱满的成熟颗粒归仓，它给自己和世人存储下收获丰硕后喜悦的印象。

又是一个星期。我把忙乎一周的疲累卸下，沏上一杯清茶坐在桌前，开始翻阅罗培育先生的《城隅偶拾》。这时，阳光闪进屋来，弯身蹲在我的桌子一侧，那里便如同一个光影的海滩，痴迷、敏感、多情，让你血液中不可救药地升腾起爱的温度。两个月前，培育老弟刚刚出版小小小说集《情到真时情未了》，又结集出版散文集《城隅偶拾》，再次嘱我作序。雅不可却。虽是序文不拘文体，长短，但要写出读后所得，是需要把文稿从头到尾细读和找到作序的心境的。浅薄是能量不足，犹可恕也；敷衍和误读会陷害他人，便是不可原谅了。好在牺牲两个双休日，享

## 秋天的味道

飞鸟

一阵秋风，落叶缤纷，若万只蝶翩翩曼舞。信手捉住一只蝶，闭上眼，送到唇边，伸出舌尖，舔了舔。唯有这种方式，才能走进美丽秋天的神秘，感受它的独特风韵，探索它的博大精深。

酸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那满树累累硕果，是喜人的景象。咧开嘴的石榴，红彤彤的苹果，像一盏盏灯笼的柿子，宣告伟大而幸福的时刻到了。田里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洁白的棉花，饱满的大豆，组成了一幅多么迷人的画卷啊。

收获之后，就剩下了空旷，如繁华后的落寞。一切，像位老人，洗净铅华的皱纹，睿智深刻的思想，日渐衰老的身体。他静静地品尝着一种酸酸的味道，看着忙忙碌碌的儿孙，像成熟的果实，健康润泽，他欣慰地笑了。他看见因采摘果子而被打折的枝干，叹声气，默默无语。

甜  
一片嫩芽，沐浴了第一束灿烂春光，变得灵秀无比。它欣喜地睁开眼睛，为看到的一切而激动。迷离的春雨像一阵白雾，像仙子披着的细纱，嫩芽羞涩地小心翼翼地生长着。它慢慢强壮，当它面对着疯狂的夏雷挺起胸膛，护定一朵朵单薄的花时，它长大了，成熟了。

它像一个勇士，却又柔肠百结，看护珍惜着一朵朵花，看着花儿老了，看着一个个神奇的小生命诞生。它擦干思念花朵的泪水，一如既往地看护营养着果实。一天天过去，风雨打烂了它丰盈的身体，岁月磨粗了它光滑的面容，直到看护的果实长大了，远去了，才歇口气。偶尔，它会和同伴们聊聊当年的光辉岁月。第一缕秋风吹过，它平静地微笑着，离开了大树，回忆春蝶恋花时曼舞的身姿，也翩翩地舞起来，回归到厚重的大地。

咸  
一股咸味。多么熟悉啊。这是新翻起的土地的味道。这也是劳动后汗水的味道。所有成功的花朵，所有枝头的果实，所有深刻的人生，都充满了这种咸味。它是勤奋，它是拼搏，它是脚踏实地，它是锲而不舍，它是永不言败……

舌头上的咸味未散，我睁开了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两眼泪水，也不知道为什么满怀喜悦。

我把这片美丽的秋叶贴到了胸口，回忆春蝶恋花时曼舞的身姿，也翩翩地舞起来，回归到厚重的大地。

受读和写的快感，本也是一件乐事。

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它可以花可以果，可以雨可以雪，全看气候变化和你手中的文墨怎样绽放。

《城隅偶拾》中每一篇文章，小则小矣，土则土矣，而其清新、明快、朴实和温暖如阳光的文风，以及字里行间涌动流淌的春水般的激情，直叩心门，让你欲闭不能，何也？那

是真情实感的风帆，把你载入了一个太多诱惑的湖光山色，谁不被拨动心底那根最动人的琴弦？罗培育先生从他勤劳、善良、宽厚和茹苦如甘的母亲那里学来了她所有的优秀品质。这正是他深深热爱自己的故乡，作品大多以它为背景的根源所在。无论是对野菜日子的忆念，还是在手中捏了两天舍不得花掉的两角钱的细节描述，都是那块黄土地胎养的真实。童年的生活经历和教育，不仅滋养了他的审美视界和价值判断，也为他沉静、内省和感恩的文学情怀提供了可能。从中可以看到“母亲”对一个作家的作用和影响。一切传统的、新生的、令人回首和怀想的事物都在一天天淡化，仿佛一条流向沙漠的河流，蜿蜒就意味着在远方的消逝。只

都那么神圣，都那么富有情趣和魅力，它对于久居都市者来说，不啻是一种对自然的亲近，对枯燥心境的一次濯青。”

“这样的夜雨，你临窗而坐，看雨在玻璃上生动地流淌，听雨在窗台上屋顶上优美地叩打，会有一种置身禅宗净土的感觉，你忍不住用一丝半点的恶意玷污这大自然的恩赐，也不忍有一时片刻的惰性辜负这夜雨营造的怡静氛围……”这些如同冬天的井水一样纯净温暖的文字，不是可以使人家的家园渐渐向诗意的栖息极限延伸吗？

“散文也有逼入处。”这是罗培育先生对散文的认识。用他的话说，一是强作不得，需要真感觉，“情之所至”，“性之所兴”。二是要有真工夫，“可长可短”、“可聚可散”、“笔随

子拂去了我们满身的寒气。不想，这次看望，竟成了与老人的诀别——这位历经沧桑、豁达勇敢的老人次年竟与世长辞了。

感谢王耀辉，感谢他即将付梓的《记忆》。王耀辉在这本书里以100个真实的故事记述了宋焕章老人虽为农民却艰苦卓绝、大仁大义的一生，使我们可以原汁原味地品味这一代人，品味这一方水土，品味这一段历史。品味之中，你的感动、你的感念便油然而生。

已经年过不惑，父母过世多年，告别考场也已多年，却还时常做着两个梦——一个是父母在手持农具忙劳作，一个是自己在紧张张张忙考试。一梦醒来，百种滋味涌上心头，恍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之感。但我知道，这些梦境也许会伴我终生了。因为，她是沉淀入心底河床的积淀，根植于潜意识深层的神经。

不经意间，《贾鲁河的记忆》(以下简称《记忆》)再次触动了我心底的积淀。主人翁宋焕章，一位和父亲同时代的扶沟县农民，他们的经历惊人地相似：自上世纪20年代出生之后，务农、识字、经商、做工、支前、从政，又回到村里当干部，务农……他们这一代人，几乎什么活计都干过，什么苦难都受过，没有被饿死、冻死、病死、打死、斗死、气死，而能活到七八十岁，应该说也都是些大福大命之人。

我有幸在扶沟县工作过四年。因为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缘故，经常到各村去。这里的一村一庄，一河一堤，都在我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吴书款、梅根清、姜付春……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众多父老乡亲的音容笑貌常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勇于吃苦，勤劳善良，喜欢学习，任劳任怨，热情好客。什么时候见到他们，你总会有一种尊敬、亲切之感，总感觉有说不完的话。

一个雪天，我和郑州的一位朋友去看望宋焕章老人。大冷的天，室内什么取暖设施都没有，老人正侧躺在被窝里。见我们进屋了，他忽地从被窝里起来，满脸的慈祥与热情一下

子拂去了我们满身的寒气。不想，这次看望，竟成了与老人的诀别——这位历经沧桑、豁达勇敢的老人次年竟与世长辞了。

感谢王耀辉，感谢他即将付梓的《记忆》。王耀辉在这本书里以100个真实的故事记述了宋焕章老人虽为农民却艰苦卓绝、大仁大义的一生，使我们可以原汁原味地品味这一代人，品味这一方水土，品味这一段历史。品味之中，你的感动、你的感念便油然而生。

已经年过不惑，父母过世多年，告别考场也已多年，却还时常做着两个梦——一个是父母在手持农具忙劳作，一个是自己在紧张张张忙考试。一梦醒来，百种滋味涌上心头，恍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之感。但我知道，这些梦境也许会伴我终生了。因为，她是沉淀入心底河床的积淀，根植于潜意识深层的神经。

不经意间，《贾鲁河的记忆》(以下简称《记忆》)再次触动了我心底的积淀。主人翁宋焕章，一位和父亲同时代的扶沟县农民，他们的经历惊人地相似：自上世纪20年代出生之后，务农、识字、经商、做工、支前、从政，又回到村里当干部，务农……他们这一代人，几乎什么活计都干过，什么苦难都受过，没有被饿死、冻死、病死、打死、斗死、气死，而能活到七八十岁，应该说也都是些大福大命之人。

我有幸在扶沟县工作过四年。因为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缘故，经常到各村去。这里的一村一庄，一河一堤，都在我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吴书款、梅根清、姜付春……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众多父老乡亲的音容笑貌常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勇于吃苦，勤劳善良，喜欢学习，任劳任怨，热情好客。什么时候见到他们，你总会有一种尊敬、亲切之感，总感觉有说不完的话。

一个雪天，我和郑州的一位朋友去看望宋焕章老人。大冷的天，室内什么取暖设施都没有，老人正侧躺在被窝里。见我们进屋了，他忽地从被窝里起来，满脸的慈祥与热情一下



马志